

蔡竟诗词二首

醉桃源·兴隆湖畔杏梅开

东风轻拂水中洲，兴隆胜远游。审图询句对花讴，剩寒霰玉喉。通透彻，集成裘，洒诗醉凤头。浓香醇蕾香千秋，携扶上庠楼。

二

春寒盈袖起青虬，檀枝绽树头。拨云锄雨著花稠，一时红颊羞。香缱绻，笑声柔，同仁结伴游。但除文弊宅心愁，诗章醉浦鸥。

花心动·三宵连轴春雨密

正月轻阴，雨初霏，川中几宵甘冽。春染残寒，仁望天边，掩映烟冢芽萼。几排农舍珠帘卷，挽衣袂、怕遭淋湿。疑疑是，枝头带信，也传消息。

杜宇催声未歇。时佳致、还需纵情寻觅。晚夕晕酥，素艳横陈，恰似淡妆真脉。雄心空有丰收想，恁娇倚、宝镜霞液。这天与、酬勤隙光可得。

蔡长宜诗词二首

玉兰花

绽开紫白望云歌，轻染黄胜绣罗。未逊桃红争彩少，还凭雅洁溢香多。形如玉手蓝天托，身济医材紫册和。莫道辛夷人不爱，径同芳魄舞婆娑。

西江月·莲桂闲亭小聚

座座小桥流水，重重古屋雕窗。巨檐迎面话沧桑，串串红灯扮靓。汨汨井泉悬瀑，悠悠鲤鲤游塘。得逢知己诉衷肠，一任心香踏荡。

把今夜捧在手心(外二首)

□ 丹麦(眉山)

今夜，我赶在白露之前
把月亮拥在怀里
借着月光去寻找
所谓伊人在水一方

站着抑或跪着
我双手合十
沐一树桂花香
顺着花香去宋词里听雨打芭蕉的痛

今夜啊！我把今夜捧在手心
如此小心翼翼
如此虔诚
只为掌心里开出的莲
像轻风吹拂
又如梦初醒永生

如果你想回来

如果你想回来
就赶在惊蛰之前
在桃树上依然骨朵
让一夜春雨
让春雨之后阳光照过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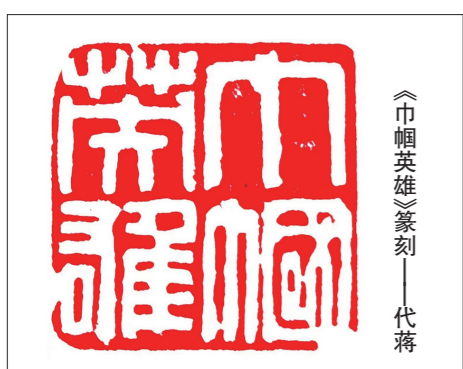
想开就开吧
把骨朵与人心开成海洋
白之后
红成你的名字
红成所有人的梦境

思念

摘一枝杨柳
蘸上二月的墨水
在淡蓝的天空
写下我的自言自语

那些长句或短句
一竖一横
一撇一捺
甚至句号逗号
是飞鸟的歌唱

这些歌，这些唱给你的歌
只有你能听懂
二月足够装下一场盛大的思念



《悲欣交集》：历史文化散文的又一种叙述可能

□ 蒋蓝 任妍(成都)

清军入关后，南明重臣王铎没有殉节，而是选择了降清。他也因此被钉在了耻辱柱上，获得了“贰臣”的骂名。苟活于世，只能在书画世界中寄情山水、放浪形骸。被一系列悲剧塑造，王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“书法暴力美学”，他让文字站在壁上，为自己呐喊。

作家姜明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《悲欣交集——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》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23年3月号)，描画了王铎的悲剧人生，向读者展示了明末清初风云更迭的环境下，文脉的撕裂与个人的无奈。而宦海沉浮的经历，又让王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，反映在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里。

“几百年后，我们依然不认同王铎们的抉择，更不会为王铎的事实上的卖身求荣翻案。”姜明

的立场十分坚定：绝对不是想为王铎“翻案”。在叙述的过程中，他始终是从自己向外观察的。他用第三人称视角介绍背景和往事，以大量的细节和故事去贴近历史全貌，又将第一人视角穿插其中，带领读者去观察事态的发展、去理解生命与灵魂的分裂状态中的王铎的艺术创作。

就像古往今来的很多艺术家一样，王铎受挫的人生经历也是他的创造力来源之一，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，王铎为自己的书法选择了一种独有的叙事模式——纵逸。字形是王铎讲述的方式，他的生命也浓缩在了这些笔墨的狂欢中，让后人得以窥见这位痴仙道人悲欣交集的人生。

在我看来，想要了解一个书法家的心际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临摹他的作品。王铎自己就喜欢临

古，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”，而姜明对王铎的理解也始于临摹，这是以笔写心者之间穿越时空的精神交谊。

写作非虚构类文章的最大难点，在于作者如何避开聚光灯，让光亮既打在主人公身上，又溢出另一种余光，去发现强光之下的影子。这一点姜明做得很好，他在描写自己临摹王铎书法的经历时，显得很克制。姜明始终让自己站在幕后，作为视角人物向外观察，把握着合适的叙事尺度。

所以，不论从文章的整体结构来看，还是从具体的场景来看，姜明两种视角的互切互换，乃至移形换位，恰到好处地将历史、人物与自己的经历融合到一起，让故事真实、让叙事有力。

姜明认定：“王铎仅留存于世的诗作将近万

首，而相当一部分诗作都附有跋文和题记，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依据，这也正是王铎不同于或者卓绝于其他书家的最大加持。王铎所有的艺术技艺，书法、诗歌、绘画、文章等交相辉映、互相渗透，在其特别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，最终汇聚于书法艺术，形成了“有明以来第一人”。这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。”这一评价是相对客观、精准的。

英国诗人约翰·邓恩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缩减，因为我是人类的一部分。”在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循环接力中，价值观不是唯一的，价值注定要被不同时代的人予以重塑。但只要文字与艺术存世，人类就能去重现、去理解，然后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。

本命年

□ 鲁北(湖北)

1963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未时，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时的我，没有记忆。这些历史的印痕，都是母亲告诉我的。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，这个日子，娘记得最准，一生不忘。

1975年，我12岁，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。那年，我上小学五年级，在班级里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特别是数学，考试几乎都是100分。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教我背诵乘法一九九，打算盘，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叫朱佐德，他教得好，我听得明白，也是数学成绩好的原因。我父亲是农民，我自然也是农民，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。农民的儿子，上几年学，识几个字，能写自己的姓名就行，学好了也没有出息，到头来，还不是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，手握半截木头半截铁，好好修理地球。虽然前途渺茫，但上学还是该上就上。父亲说，学些东西没有坏处。那时候，我们放学了，没有课外作业，大多是去田野上锄菜、割草。那一年，我和弟弟去田间地头割草，那些草的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也就是十二三岁。我们割的草，晒干了，堆积起来，像一座小山。父亲把那些草卖给了当时一河之隔的沾化县四扣人民公社民生大队，换回来200斤粮食，磨成面粉，我们一家人吃了一个冬天。那时候吃不起馒头，母亲擀上一些杂面，煮熟了，喝得津津有味。这个冬天，我们的日子比街坊邻居殷实了许多，也温暖了许多。这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却是父亲想得到的。过日子，父亲自己心里有小算盘。

1987年，我24岁，第二个本命年。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冬天的寒意已慢慢消褪，悄悄苏醒的万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恣意地展示着美丽和妖娆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，我结婚了。那一天是三月初二。父母盼了很久的一天。我们接受了乡亲们朴素的祝福：“不打不闹，光说光笑，早添贵子，白头偕老。”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和她开始了甜蜜的新征程。常言道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是痴情人。结婚以后，我教学，她种地，生活平淡且温馨。

1999年，第三个本命年悄悄而至，我有些猝不及防。1995年底，我调入县城，在县级机关做秘书。一切从头开始，三尺讲台和机关大舞台，不搭边。15年教学生涯，是教书育人，生活节奏是按部就班。在机关，节拍大变，有时是如履薄冰，有时是如坐针毡。好在我思想单纯，天空不会乌云密布，只有一片蔚蓝。

48岁是我的又一个本命年。这一年，已是我从县级机关的办公室主任，调到县政府一个部门任职，担当一面的第三年。在古代，把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，统称史官。我似乎也是一个“史官”。史官，历史上最有名的当属司马迁。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，漫游各地，了解风俗，采集传闻。初任郎中，奉使西南。二十八岁任太史令，继承父业，著述历史。后因替李陵降敌之事辩解而受宫刑，调任中书令，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。他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。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到汉武帝太初四年，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，列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司马迁的伟大，令我辈汗颜。

时光，在天地间交替；生肖，在尘世中轮回。一晃又是12载，转眼到了2023年，也是我的退休之年。退休意味着工作生涯的结束，并不是生命的终点站。退休之时，是新生活开始之日。“老去又逢新岁月，春来更有好花枝。”我坚信，人老心不老，岁月天天好。宋朝无门慧开禅师，曾留下一首诗偈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；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人生60年，工作40载，无孽债，无外债，无情债，心安理得，无所亏欠。60岁，是人生第二春。阅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不合时宜的抒情，或者拯救

□ 浓玛(成都)

生吃一些恒久的意味。

《红马》里，大多数词，我只忍受重复一次。只有爱、美、孤独、幸福，我放纵它们一次次重复。这是内心柔软之处形成的词语观和世界观。我容忍这种俗套，想象它们是大俗套，就像大俗大雅一样。这是我对它们隐秘的期待。一种物极必反的期待。有些东西，的确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比如抒情。我们都以为它在俗套里彻底烂掉了，被人世的虚浮玷污了。可是，它也许会因为一种朴素、真挚和纯粹，能开出花来。这朴素、真挚和纯粹，是春风吹过。春风吹过，总有什么东西长出来，不会空无一物，也不会烂泥一潭。

《红马》里，有不少大词。大词都在等待着某种神秘的契合(这契合会超越种种人为的观念)。当契合来临，大词的直白，就不再空洞，而成为一种神奇的辽阔，让那些内心深处浩荡着的事物，可以奔跑和栖身。这是我所追求的。

是的，《红马》是一本献给爱与美、献给四季和每一天的书。它也献给有着同样感知的内心。献给，多么让人迷恋的一种仪式啊，古典又珍贵，甚至是永恒的。

一直喜欢红的温暖、强烈、危险。这也是红马之为红马的缘起。在《红马》里，没有“危险”这个词出现。在这个世上，想要纯粹地活着，已经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而每一种危险的后面，通常会有拯救出现。

写到这里，有一句话浮现出来——

《红马》之温柔，可抚慰所有灵魂

□ 李万峰(成都)

深里/淹没的事物”。红马也即纯粹，是任何事物本身。于浓玛而言，任何事物都能予她以热情、勇气和信心，只不过她借红马之名唱而唱了出来。

我们可以将《红马》看作近年女性的自白书——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浓玛自己的，其高贵之处在于，承载担负了女性普遍的美与重，自“所有的柔弱与艰难”中一箭射出，点燃沿途的虚空，开放无尽的花朵，让那漆黑晦暗的至少不那么整洁的岁月立即获得璀璨的光芒。而像“我不想延续我的羞愧/我因此终止繁衍”，便是艰难之中个人的决定，却亦是群体的选择，是时代气氛，是在脉络里的，是进取而不是退避。

红马跟希梅内斯的小毛驴一样，与诗人相爱，与诗人同行。旅途中见到什么并不要紧，关键是彼此一起经历。“我渴望轻盈的生命/它的羽翅/正从你深重的气息里/长出来”，浓玛写道，这与希梅内斯写给小银那句“他跟我那么像，我甚至相信，他梦着我的梦”拥有几乎一致的气息，温婉明媚，不论世事如何。

话说回来，有红马、小银这样的伙伴，又何惧世事的艰辛呢。正如浓玛所说，“和你在一起/我才如此期待明天/此世的感知日渐丰满/什么残缺也损毁不了”“抬头看见的云/低头时它飘走了/飘走的云/让天空更迷人”。对浓玛来说，云终究是会飘走的，乌云也好，彩云也罢，都是会消失的风景，而迷人的只能是生命本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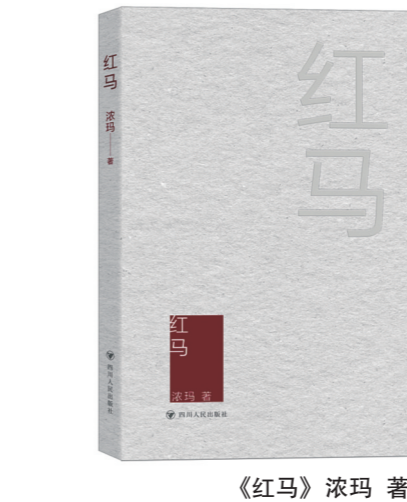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光

□ 彭力勤(北京)

言自语地说话，精神状态十分堪忧。

之后我们把母亲送到医院，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，病情才慢慢稳定下来。2022年12月，疫情防控政策放开，一时间感染人群增多，母亲也在住院期间染上了新冠，发烧、咳嗽，反复治疗后，未见起色，病情也加重。在一次抢救母亲时，急需给她输血，但医生却告诉我们，因病人太多，血库已没有血了。而根据有关部门规定，病人亲属或朋友能献多少cc血，就可以给病人输多少cc血。

于是，我立马跑到血站献血，可血站的工作人员却说：60岁以上不能献血。情急之下我打电话联系了一些亲朋好友，有两位朋友10月份才献了血，他们把献血证明给我，拿到医院，医院回复，只有12月份献血的才能献血……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接到表妹打来的电话，她正带着女儿、女婿到血站献血，可是表妹身体刚阳了还未转阴不能献血，女婿有肝病也不能献血，女儿李倩身体弱小，最多只能献300cc血。李倩献血后医院很快就给我母亲输了300cc血，这个血量对母亲来说虽少了些，但病情算是平稳下来了，就这



《红马》浓玛 著

在一只猫沉睡的脸上
我获得片刻的安宁
一只猫沉睡的脸，可以是一切纯粹的爱与美。这些纯粹而微小的事物，无时无刻不在安慰、滋养、拯救着身处痛苦撕裂中的我们。看得见它们的人，是有幸的。得到它们安慰滋养拯救的人，都有福了。正是为了每一天都能知道它们的存在，我努力保持着一种感受力。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啊。